

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

我在精神病院接诊了一个女人。

婚姻带给她的是一场长达 26 年的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」。

她被逼疯了。

以我同事的话说就是——这么好一个姑娘，摊上屎了。

精神病院的女病房有位温柔的病人，叫张兰河，33 岁，很喜欢小孩，每当住院部进来年纪小点儿的姑娘，她都会看上许久，并上前示好。

其他病人却很讨厌她，我与她亲近时，患者们似乎把我这个刚入院的新医生也一并划成了敌人。

张兰河是精神分裂症，有点妄想症状，多数时候是温和的，我不知道她如何招惹了其他患者。

一科的男护士大井告诉我，张兰河是个绑架犯，绑架过自己的女儿。

两年半前，女儿被救回后，指认母亲张兰河绑架，她被临时收押，在监狱里发疯了咬人。

当时受害者才 7 岁，不具备民事能力，张兰河的丈夫不打算起诉她，把事情处理成了家庭矛盾，这才让发疯的张兰河直接进了精神病院，没有为绑架付出代价。

张兰河为什么绑架亲生女儿，警察盘问不出，她疯了，但了解下来，警方认为是图钱，绑架女儿伪装成犯罪分子向丈夫勒索，丈夫拿着钱去赎女儿时，认出了伪装失败的张兰河，张兰河情绪不稳要伤害孩子，丈夫这才报了警。

住院部的年长患者不少，五分之一都有孩子，身边有个伤害亲子的绑架犯，自然会嫌恶。

自绑架案后，张兰河住在精神病院两年了，每问到这事，她都闭口不提，跟断线了似的，好像这事根本没发生过。

丈夫常带女儿来看她，但 9 岁的女儿明显抗拒，每次都离得远远的，张兰河走近想抱她，女儿就躲去父亲身后。

丈夫叫莫北，每半个月一次的探视从没缺席过，他向医院申请了很多东西，希望尽量满足张兰河的物质生活。医院评估之后，只给张兰河留了一台小随身听，莫北录了一些家常话在里面。

张兰河日常都将那只随身听配在身上，没人理她时，她就静静坐着听，脸上是幸福的表情。

护士编排张兰河，绑架是她做的，现在疯了，倒显得对女儿情深义重了，她们要是莫北，早带着孩子离婚了。这丈夫也是够能忍的，每次带孩子来，孩子都跟见了鬼似的，不知道她当年对孩子做了什么能让孩子怕成这样。

主任医师也问过莫北，张兰河绑架时是否伤害过孩子，莫北说孩子身上没有伤，妻子在他到之前对孩子做了什么他不知道，孩子也不肯说。

主任问了夫妻关系，毕竟出了这样的事，离婚都算轻的，莫北还得给张兰河出住院费，莫北说他只希望张兰河病好之后回家好好过日子，张兰河发病以前对孩子和他都很好。

莫北比张兰河大了 11 岁，今年 44 了，孩子生得晚，所以格外宠，对家庭也很珍惜，不想放弃，他人削瘦，脸上有疲态，我见过他几次，都看到他在鼓励女儿上前接触张兰河，但无论怎么劝都失败了。

我让他别强求，劝多了孩子会把他也划成敌人，孩子在依恋关系上会自己判断，如果感觉到这个人危险了，她会自己走近的。

莫北谢过了我，但下一次来探视，依然会执着地鼓励女儿上前。

大井缺德地叹道，有这功夫，给孩子熟悉一个新妈妈都够了吧。

「就你这想法，活该人家有老婆，你光棍。」

「.....总不能吊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吧？张兰河什么时候能出院都没谱呢，再说了，张兰河是个绑架犯，真回去了他能放心把孩子给她单独带啊。」

我沉默片刻，「张兰河挺喜欢孩子的。」

轮到大井翻白眼了，「可别说了，她越喜欢我越疼得慌，每次看她对小女孩笑，我都起鸡皮疙瘩，你不觉得她笑得很奇怪吗？」

「哪儿奇怪？」

大井琢磨了一会儿，找不到词，「就觉得奇怪，不安好心。」

医院大部分人都和大井的想法一致，觉得张兰河配不上莫北，支持莫北离婚再娶。

两人的女儿叫莫薇，9岁，上三年级，因为绑架有心理创伤休学了一年。

莫薇和张兰河长得很像，皮肤偏白，鼻子很翘，杏眼，耳垂上都有颗痣，第一眼见就能看出这是张兰河的女儿，母女俩像两个俄罗斯套娃。

但张兰河会温柔地笑，会和愿意与她交流的人和风细雨地互动，莫薇不会，孩子直刺刺地把自己和人群切割，她的眼角和嘴角永远保持一样的下塌弧度，情绪好像从她的世界被剥夺了，套在素净的童装里，像个雨天娃娃。

张兰河像晴天娃娃。

大井对我这比喻嗤之以鼻，「哪里像哦？」

我想了想，「都没有手，都被绳子绑在屋顶，只是体感上。」

02.

家属探视时间，固定在每周六下午，莫北和莫薇每半个月来一次。

基本都是莫北和张兰河在聊天，莫薇不愿意加入，逃出病房被我撞了个正着，我便帮他们看一会儿莫薇，让他们安心二人世界。

莫薇很安静，坐姿乖巧，像个小手办，似乎只要没人动她，她可以这么坐到天荒地老，她仰着头，盯着对面走廊上的灯，目光没有移开过。

我也看过去，没一会儿就觉得眼睛酸涩，偏开了头，问她，「不刺眼吗？」

莫薇摇头，「比起更多更亮的，这个一点都不刺眼。」

「更多更亮的？」

莫薇没说话，我有了猜测，经历过绑架，惧怕黑暗是常见的，会对光有渴求，可能连睡觉都没法关灯。

「你在家也开很多灯吗？盯着灯看？」

「不是家里。」

再问时，莫薇不理我了，我想可能她不喜欢这个座位，头顶的灯坏了，师傅还没来修，我们坐的地方很暗，她在盯着对面的灯，我提议坐到对面去。

莫薇摇头：「不去，讨厌光。」

我一愣，讨厌光？那她盯着光做什么？

我去给莫薇买了罐饮料，当我拉开易拉罐递给她时，她却如惊弓之鸟般跳了起来，恐惧地盯着我，而后发出刺耳的尖叫，人跑了。

我傻在那儿，我做什么刺激到她了？

莫北听到叫声从病房出来，看到我手上的易拉罐，脸色一僵，赶忙去找人。

我是在备用楼梯找到的她，那楼梯不通往外面，只连接病区和医生办公室，常年无人使用，灯坏了都没人修，里面漆黑一片，莫薇抱着腿缩在正中间，四周没有任何倚靠，这不符合躲避的优选原则——有墙贴墙，有角靠角。

仿佛她只是单纯地把自己藏在了一片黑暗中。

为什么这个被绑架过的女孩会喜欢黑暗？黑暗才能给她安全感。

莫北急疯了，跑来时上气不接下气，手颤抖着，他抱住莫薇安抚了好一会儿，才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个吸入器，猛吸了几口，发抖的身体逐渐平息下来，额上全是汗。

我问他：「你没事吧？」

「没事，老毛病了，哮喘。」

我的愧疚多了一分，莫薇经历过绑架后，莫北对她突然跑掉肯定怕死了。

「是不是开易拉罐的声音？莫薇听不得那个？」

莫北嗯了一声，没多讲，就把莫薇带走了。

03.

张兰河的病情久不见好转，医院给她开了一次督导会。

去接张兰河时，发现她又坐在床边，听随身听，面对着墙，她的床位在最里面，远离窗户，紧挨着墙，墙皮都脱落在了床上，但她坚持不搬床位。。

见我过来，她也没摘下随身听，她每次听都格外入神，我不知道莫北给她录了多少话，能让她这么反复听也不腻，这样看，这对夫妻关系是真好。

「能给我也听听么？」

张兰河摇头，「你听不出什么的，有些话对别人无效。」

被喂了一嘴狗粮，我闭嘴了，出门时，我问她靠窗的病人出院，床位空出来了，要不要换过去？

「不换，那里离窗太近了。」

「离窗近不好吗？好多病人都想睡窗边，你角落的墙都发霉了，阳光照不过来。」

「照不过来挺好，太亮了。」

我一顿，停住了步子，「你也讨厌光？」

张兰河没有注意「也」这个字，嗯了一声，便往前走了。

督导例行对张兰河的病情进行了确认，张兰河有问必答，意识挺清晰的，但只要提到绑架案，张兰河的意识就像短暂飞走了，怎么都接不上那个问题。

主任皱眉，又是一样的结果，两年了，他试了多次，什么都问不出，越是问不出的东西，越接近患者的心理症结。

张兰河被送回去后，我们开始讨论她的治疗问题，主任提出增大药剂量，督导反对了，「她的患病既往史不长，对药物耐受性不高，可以换药试试，剂量就不要加了。」

问到我时，我说：「还是得弄清楚那次绑架发生了什么。」

督导摇头，「治疗精神病不需要都做心因性归因，研究心理太慢了。」

我解释道：「我知道，但张兰河是初次入院，她没有既往病例史，她的精神分裂症是在临时监狱里激出来的，说明在绑架女儿时，张兰河没有精神失常。」

这里有个顺序被模糊了，大家似乎默认，她有精神病，所以会绑架女儿，但因果反了，其实是她绑架了女儿，才引发的精神病，这点很重要，尽管精神分裂症基因占大头，之前可能潜伏着，但绑架女儿必然是病发的巨大诱因。」

督导问：「警方给的原因是什么？」

主任说：「说她图钱，但只是猜测，警方没细查，没人告她就没立案。张兰河应该没缺钱到要绑架勒索的程度，她有工作，也没不良嗜好，夫妻关系也很好，没道理丈夫不愿意给她钱，却愿意在这花高昂住院费给她治疗。」

督导说：「病历上对她原生家庭的记录很少，可能的话，请她父母来一次，她那边缺失的原生家庭部分让父母来补，也许能知道点什么。」

04.

张兰河的母亲来了，父亲不愿意来。

也是这次邀请，我们才知道张兰河还有个弟弟，没有血缘关系，张兰河上高中就搬出去了，没再回过家，张兰河的父母就去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孩子，当亲生的养。

护士站碎嘴了一天，什么样的人让父母讨厌得宁愿去领养一个没血缘的孩子？该不会这女人从小就是反社会人格，所以父母跟她割席了？

我接到张母后，问她要不要先去看看张兰河，她脸上浮出尴尬，说算了，直接去督导室。

询问时，张母有些局促，说了些张兰河童年鸡零狗碎的事，没什么重点，被督导打断了，「您和您女儿的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差的？」

张母一顿，眼神有些回避，「.....她7岁那年。」

督导笑道：「记得这么清楚，都不用回忆，是具体发生了什么事，关系变差了呢？」

张母叹口气道：「小兰7岁那年，被绑架过。」

众人皆是一顿。

这个绑架犯，自己曾经就被绑架过。

张兰河7岁生日那天，夫妻两个很忙，没顾上孩子，晚上回家发现孩子不在家，联系老师说早就放学走了，张兰河向来都是自己回家的。

夫妻两个报了警，警方查过后认为孩子是被拐走了，一个大十字路的监控扫到了张兰河跟一个男子离开的画面，很不清晰，能看出男子带了口罩，身材削瘦，年纪不大，可能是个高中生，在咳嗽，他似乎是给了张兰河一个红纸包装过的小礼盒当生日礼物，把孩子骗走了。

警方最初怀疑熟人作案，那人知道孩子生日，准备了礼物，后来否决了，认为是蓄意诱拐，应该跟踪了好些天，收集信息，

特地挑张兰河生日那天下手的。

张兰河被拐走后，迟迟没有找到，张父张母绝望了，到第七天，张兰河却自己回家来了，穿的还是失踪那天的衣服。

这事在当时是匪夷所思的，绑架犯把她放回来了，警方盘问她事发细节和绑架犯的位置，张兰河闭口不谈，问什么都不肯说。

督导问：「张兰河有受绑匪的虐待吗？」

张母连忙摇头，「没有的，小兰身上一点伤都没有，也没有发生别的什么，警方都检查过的，这点你们不用乱想。」

身上什么伤都没有，带回来问什么都不肯讲，和莫薇被绑架后的情况很像。

「那张兰河回来之后，有什么奇怪的表现吗？」

「小兰回来后，就跟我们不亲近了，有敌意，刚开始还绝食，到了夜里会跑出门，我们说什么她都不听.....警方只要来问绑架犯的事，小兰就对他们非常凶，有时候尖叫，朝他们吐口水，这才让警方渐渐放弃了询问，开始我以为是她在责怪我们没去接她放学，便顺着她，百般讨好，可是没用，她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。」

主任道：「她在保护绑架犯。」

张母看了主任一眼，有些讶异，低头道：「她好像根本不想回来。」

我突然提问：「在张兰河被拐的那 7 天里，绑匪有联系你们要赎金吗？」

「没有。」

「那有没有接到一些奇怪的电话？哪怕没有声音的，或者收到一些不明思议的信件东西之类的？」

张母摇头，「没有。」

「那就奇怪了，绑架一般都伴随勒索，要么是物质上的，要么是情感上的，张兰河被安全放回来了，说明交易达成了，但绑匪的目的不是钱，她没受伤，你们也没收到她被折磨的信息，说明绑匪的目的也不是折磨你们，那他图什么？」

张母不说话。

我接着问：「就结果来说，这其实构不成绑架，一没有伤害，二没有勒索，警方是怎么把它定义为绑架的？」

张母叹气道：「警方说，那个绑匪给小兰洗脑了，让小兰敌对家里，认同绑匪，精神伤害比较严重。小兰回来后，确实有一阵子特别不经事儿，一点小声音就能把她吓个半死，家里窗帘总是拉上，见不得光，只要开灯，她就尖叫，往那些黑漆漆的地方钻，有小半年都是这么过来的，根本没法上学。」

问她到底那 7 天里发生了什么，又不肯说，还骂我们，说我们根本不关心，她当时没回来才称我们的意.....那个绑匪到底跟她

说了些什么，好好一个孩子，就成这样了，她怎么就信了坏人呢？我们想不通啊.....后来她高中搬出去，再没回过家。」

我捕捉到了什么：「一点小声音就能把她吓个半死，是哪种小声音？」

张母摇头道：「不太记得了，就那种谁听上去没问题的声音，过年喝个汽水什么的.....」

我一愣，「喝汽水？」

张母讲完后，主任提出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。

警方所谓的洗脑，其实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。

这是一种人质对罪犯产生共情、认同、依恋，而反过来帮助罪犯，甚至对解救者产生敌对的情绪。

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本质，是受害者的生存本能，人质的生命掌握在绑匪手里，生死全凭绑匪心情，但绑匪没有杀死她，还给她吃给她喝，让她活了下来，时间一长，人质对绑匪会产生感激。

她看到了绑匪仁慈的一面，渐渐开始认同他，甚至产生崇拜，给绑匪的犯罪行为开脱。

人是很难在死亡威胁的恐惧下安然活着的，她必须让自己相信绑匪对她是有善意的，她不会死，为了让自己「活」下去，她必须「爱」上绑匪。

主任和张母解释了一下斯德哥尔摩综合征，告诉她相信绑匪不是张兰河的错，她当时才 7 岁，成人面对绑匪都不一定能建立起健全的防御机制，更别提一个孩子。

而且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并没有被归入精神病的范畴，临床医学没有这项疾病，这只是一种社会心理，而非异常心理。

张母听得似懂非懂，目光有些僵，她欲言又止，良久才道：「那个绑匪后来又出现了，联系了小兰。」

大概 5 年前，已经和家里断联的张兰河，有一日突然给张母打电话了，说：「他又来找我了。」

那时张兰河已经结婚 5 年了，突然收到陌生快递，里面是当年她被绑架时拍摄的照片、录音、娃娃，还有一些死老鼠。张兰河吓坏了，她不知道绑匪是怎么找到她的，绑架已经过去二十年了！

东西她陆续收了几年，每次都背着丈夫去拿，再偷偷摸摸地藏起来，绑匪没有提任何勒索，也没有要见面，似乎只是单纯想吓她，张兰河打电话时崩溃过，哭着说她知道的，就是他，那个人就是要看她痛苦的样子。

督导问：「没有报警吗？」

张母叹道：「我劝她报警，可她不肯啊，后来我自作主张报警了，她反过来骂了我一顿，让我不要管她。警方去问她时，她又不承认，就又不不了了之了。」

主任说：「那些照片和录音你见过吗？」

张母从包里拿出一个盒子，「我带过来了，觉得可能需要.....小兰刚住院时，我去她家拿出来的，我怕小北一个人在家会翻到，你们也别告诉他。」

盒子里整整齐齐叠放着几样东西，一张陈旧的红纸，十几年前用的老烟花包装纸，色都掉了。张母说，当年监控拍到绑匪骗走张兰河的礼物就是用这个包装的。

一个塑料娃娃，劣质的摊头小玩具，缺了一只胳膊、一只腿，身上没有衣服，但被涂满了红颜料，应该是当年包装里的生日礼物，张兰河被绑架回来后有过给娃娃泼红颜料的行为。

盒子里还有一沓照片，十几张，拍的是 7 岁的张兰河。这是大家最先看的东西，毕竟是在绑架处拍的，能得出些信息，可拿到手里发现背景完全看不清，曝光极端过度，仿佛被十几个探照灯打着一样，只能堪堪看到照片中心面目狰狞的张兰河，就她一个人，坐在椅子上。

十几张照片都是一样的场景，边缘过度曝光看不清，中心是张兰河各种恐惧狰狞的表情，7 岁的张兰河，目光不偏不倚地对着镜头，她恐惧的样子太传神，难以想象她当时在经历什么，又是怎么正对镜头展露恐惧的？而拍下这一切的人，显然抱着欣赏褒玩的态度。

盒子里还有五个 U 盘，插到电脑里播放，是录音，五段录音都是一样的内容，是一个男人的喘息声，时长和频率不同，那喘

息像是要死过去般，每一下都很长，呼吸到了极致，顶到头腔，非常累，听着很难受，仿佛指甲在玻璃上抓。

大家都没搞懂这是什么意思，为什么要录一段难受的喘息给张兰河。张母也不知道，只知道张兰河初次听到时差点晕过去了，绑匪寄东西是有顺序的，红纸、照片、塑料娃娃和死老鼠是最早开始寄的，后来才开始寄录音。

大井紧锁眉头，「绑匪寄这些想干吗？精神控制她？看她痛苦？」

督导说：「嗯，不过她是自愿在陪绑匪玩这个猫鼠游戏的。她不报警显然是在保护绑匪，盒子是礼盒，看得出有精心维护，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，她怕被丈夫发现，完全可以把这些东西和死老鼠一起处理掉，却宁愿冒着被发现的风险也要好好收着，她珍惜这些东西。」

张母把东西收起来带回去，只留了一张给主任做治疗用，又叮嘱了一遍不要告诉莫北。

送张母离开时，她突然说想去看张兰河，我们带她到住院部，她远远地看了一眼坐在床上听随身听的张兰河，大井问她不去吗，张母摇头，良久，她轻声问：那个叫斯德哥什么的毛病，会好吗？

大井没法回答她。

回去时，大井有些唏嘘，同情张兰河了，「你说她是不是当年那场绑架，和绑匪共情才染上的恶习，绑了自己的女儿？也说

得通，绑匪一直骚扰她，却不见她，为了再体验一次绑架，所以干脆自己当绑匪……哎，不过她就算是受害者，也不能自甘堕落呀，那可是她亲女儿。」

大井絮絮叨叨，我没有回应，他问我怎么从督导室出来就一声不吭，我去自动售货机买了一罐可乐，手摇着，向张兰河的病房走去。

大井问我干吗去，我说想去测试一件事。

张兰河见我进门，正要朝我笑，却看到了我手里的东西，目光一下僵窒。

我没有给她反应的机会，快步走上前，拉开了可乐，顿时一阵气体喷涌声，被摇过的可乐往外疯涌，落到地上。

张兰河如惊弓之鸟般身体朝后逃去，眼里满是恐怖，手下意识拦了起来，让我不要靠近。

看着她的反应，我问她，「张兰河，莫薇不是你绑架的，而是那个绑匪，你在替他顶罪，对吗？」

05.

张兰河惊恐发作被隔离了，我被主任教训了。

大井问我为什么这么想，我道：「张兰河对开易拉罐的反应，和莫薇是一样的，她们都害怕这个声音，又都讨厌光，绑架后回来的情况也相似，重合点太多了，说明在这场绑架中，她们二人的角色是一样的，都是受害者。」

大井道：「那如果张兰河就是想把自己身上的阴影嫁接给莫薇呢？依恋关系是会遗传的，绑匪是怎么对她的，她就会怎么对她的人质。」

「不排除这个可能，但如果绑架是张兰河做的，那么她至少一定程度上是享受绑架过程的，但你看到她的表情了，全然的恐惧，她对我拆穿她都毫无愤怒，说明她对开罐声音的防御机制，弱到无法处理其他的应激反应。我问你，你会因为被刀捅过，想让别人也感受这种痛，捅别人时，就再捅自己一刀吗？」

大井摇摇头，「当然不会，我又没病.....好吧，张兰河自己都听不得这个声音，确实不太可能开易拉罐去害别人。」

「那十几张曝光过度的照片已经能说明问题了，绑匪一定对她实施了和光有关的伤害行为，莫薇也很讨厌光，这种高度重合指向的其实是犯罪标记，每个罪犯都有自己独特的犯罪习惯。开易拉罐的声音和光，就是他的犯罪标记，足以说明两起绑架是同一个人做的。」

「那莫薇为什么指认自己的母亲绑架她呢？」大井突然一顿，表情逐渐惊恐，「.....莫薇，难道也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了？」

我面色凝重，「嗯，那个绑架犯，显然精于此道，他极会笼络人质心理，让人质敌对家人。」

06.

张兰河隔离出来后，我拿着照片又去找她，她没有否认我的猜测，看向窗外，说了一句话：「最刺眼的光，其实和黑暗是一样的。」

她接过我手里那张绑匪寄给她的照片，说：「他就在里面。」

我一愣，「他？绑匪？」

张兰河的手指划过照片周围惨白的曝光处：「这不是我的单人照，而是我和他的合照，他就站在那些光的后面。」

绑匪当年把她带到了自己家，关在阁楼上，那个家晚上会有人回来，白天人不在，绑匪就在阁楼里折磨她，她被绑在房间正中心的椅子上，绑匪在房间周围支了一圈打光灯，密密麻麻围着她打，太亮了，她什么都看不见。

有时她甚至觉得自己已经瞎了，极致的亮和暗是一样的。

绑匪似乎很欣赏她在光照下清晰的痛苦表情。

绑匪没有直接伤害她，他让她看他伤害别的东西，他抓来了很多猫、狗、老鼠，把它们浸到硫酸桶里，看它们从撕叫挣扎到失去行动力，再到被腐蚀溶解，只剩一坨烂肉，然后捞起那坨烂肉，放到她脚边，让她看烂肉最后「苟延残喘」的溶解反应。

硫酸桶放在她正前方，替换了一只打光灯的位置，灯亮得她太难受，眼睛为了自我保护，只能看向唯一没有灯的方向——硫酸桶的位置。

如果她闭眼不看，绑匪就会把老鼠放到她腿上，等她尖叫崩溃，才把老鼠拿开，扔到硫酸桶里，老鼠死了，他说：「我是为了保护你才杀死它的。」

硫酸桶的位置，偶尔会换上相机，在一圈刺眼的打光灯中，她只能看向相机，绑匪在她身后，逐个开汽水瓶，模仿硫酸腐蚀的声音，张兰河吓得半死。

到后面，绑匪不虐待动物了，只热衷于游走在打光灯后，藏于刺眼的光下，给她开汽水瓶听，即使知道是假的，张兰河的条件反射已经形成，每一下开瓶，都如遭暴击，而她惊惧狰狞的表情，被她正眼看着的相机清楚记录下来。

每张照片里绑匪都在，他藏在光的后面，乐此不疲，和她一起拍照，被曝光掩去行迹，张兰河看不见他，只能看见光，于是光成了恐怖。

他把那些照片印出来贴在墙上，说这是他们的全家福。

每到夜里，家里回来了人，绑匪会消停，打光灯也关了，那是张兰河每天唯一能休息的时候，黑暗等于休息。也是那时，她发现这个阁楼没有窗户，非常黑，她始终没看清阁楼，也没看清绑匪。

每天张兰河都以为自己会死，但她都好好地活了下来，绑匪给她吃，给她喝，给她痰盂，绑匪没有打过她。

他对她说：「是因为你父母不要你了，我才有机可乘。」

他说：「每个父母都很讨厌孩子的，都希望有坏人把孩子抓走，你的父母把我盼来了，他们很感激我。」

他去拍了父母的照片给她看，告诉她，她失踪了，可他们还在上班，没有找她，他们是真的不爱她。

他说：「我是来救你的，我比他们更在乎你。」

他把那个身体涂满红颜料的劣质塑料娃娃放在她腿上，「我们礼尚往来，我送给你礼物，你陪我在这生活，但你要小声点，晚上家里有鬼，不能被鬼发现了，不然它们把你抓走，我救不回你了。」

他给她捧来一个蛋糕，说今天也是他的生日，他也没人陪他过生日，他们两个可以一起过，以后每年都一起过。

她觉得绑匪站在打光灯后的影子，和她的影子好像相依偎着。她信了，这个人比她的父母更在乎她，就是因为在乎她，才会在乎她的痛苦。

她愿意把痛苦表演给他看。

但到第7天，绑匪把她放了，家里人发现了，楼下传来了不小的动静。

她被放走时，蒙着眼睛，他对她说：「从来没有小动物到了阁楼里能活着出去的，你是第一个，你要记得感恩。」

这话像威胁，张兰河照做了，她没有供出他，回去后，她去找过他，但她进来出去都蒙着眼，被丢在离家不远的马路上，她

不知道绑匪的家在哪儿，不知道绑匪的家是什么样，也不知道绑匪是什么样，她的记忆里只有如日般刺眼的光和似乎永远开不完的汽水瓶。

她觉得他是个骗子，那个生日礼物她并没有带走。

后来她大了，看了很多新闻，新闻里坏人对女孩做的事，绑匪都没有对她做，她越发相信绑匪是真的在乎她，可在思念着绑匪的自己太畸形了，那是个罪犯啊。

她看到猫、狗不再觉得可爱，只能想到它们在硫酸桶里的样子，看到老鼠不再觉得害怕，她甚至抓了一只回去，放到了锅里。父亲被吓到了，骂她有病，而看到那些尖嘴猴腮，满脸横肉，长着一副坏人脸的路人，她总下意识把绑匪套进去，这些人就都变得温和起来，她盼着他们手里能拿着汽水瓶。

张兰河觉得自己分裂了，一个 7 岁的她永远留在了阁楼里，和绑匪组成了全家福，另一个失去灵魂的自己被时间催大了，她有时分不清到底哪个自己是真的，午夜梦回，她醒来看到床头的灯，总以为还在那间阁楼。

张兰河越来越不能接受这样的自己，她搬了出去，看到父母只会让她不断回忆起那 7 天，回忆起绑匪给她的照片里，父母在工地忙碌的样子。彼时，一只死猫正在她脚边溶解，血水都是黑的，她的命是绑匪保下的，和他们无关。

独自生活后，张兰河越发孤僻，她在人群中走钢丝，阳间的人如履平地，只有她吊在半空，唯恐碰到地发现脚没了。

如果这些在人间行走笑闹的不是地狱批发上来的鬼，那么她自己才是那只鬼，见不得当空阳，听不得汽水声，呖的一声，那伴随着祝福喜乐的贺岁氛围，对她而言只是一记催命铃。

张兰河原本以为自己会像个野鬼似的就这么孤独终老，却在 23 岁遇到了莫北，莫北改变了她，她第一次觉得分裂的自己补全了，和莫北在一起后，她逐渐遗忘了那些畸形的念想，过往占据她生命重心的那个 7 岁的阁楼，离她远去了。

做了母亲之后，她变得越来越温柔，愿意去包容曾经伤害她的一切。

好景不长，婚后第 5 年，她收到了绑匪寄来的东西，好像故意提醒她，美梦该醒了，她就是只鬼，真以为披上人皮能做人了？张兰河当下就能确认是他，和当年一样，他只想看她痛苦，他要像当年拆散她和父母一般，拆散她新的家庭。

我问：「那时都过去十多年了，绑匪怎么知道你住在哪儿？」

张兰河说：「我 30 岁生日那年，他给我寄来了礼物，盒子里有 23 张照片，照片上的人都是我，从 7 岁那年到长大，日期是我每一年的生日。」

大井骂了一声，鸡皮疙瘩起来了，「那绑匪这么多年一直在跟着你？卧槽，变态啊，这你都不报警？」

张兰河不说话，好像对这句话麻木了。

我问：「那些照片呢？你母亲拿过来的盒子里没有，收起来了？」

张兰河恍惚了片刻，嗯了一声。

我问：「那寄给你的录音里，那段难受的喘息是什么？你的故事里没提到，他为什么不寄开汽水瓶的声音，反而 5 个 U 盘都给你录了喘息？」

张兰河沉默良久，目光有些回避，道：「他兴奋时会发出那样的动静，我越害怕越痛苦，他就越兴奋。」

这话引起了大井的生理不适，他蹙眉道：「之后呢？他发现撬不动你，就改目标绑架你女儿了？倒是殊途同归，也是让你痛苦就是了。」

「嗯。」

大井非常气愤，「然后你就上赶着给他顶罪？不是，张兰河，你欠他什么了？你是受害者啊！」

张兰河一顿，表情像要哭出来了，下一刻，她又恢复了漠然，低眉垂目，温温柔柔，像个雨天娃娃，无论我们问什么，她都不再说话，好像我们的声音是哪儿刮来的风，把她挂在屋檐的身体吹得摇来摇去，也不影响她继续吊着。

07.

周六下午，莫北又带着莫薇来了，莫薇依旧对张兰河抗拒，莫北又照例劝了一阵，照例无效，只得自己和张兰河说话，给她

更新了随身听的内容。

大井远远地看着，叹气道：「这莫北也真是执着，换我早不带孩子来了，有什么意思？强迫一下，大人小孩都膈应.....你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」

我问他，「你觉得正常吗？知道孩子抗拒，还要一直尝试，每半个月探视一次，雷打不动，其他家属有他来得这么勤吗？」

「没有，你当这儿是什么地方？一个月能来看一次都算好的了。这莫北也真是百里挑一，张兰河惨是惨了点，但碰上这么个老公，老天也算公平。不过也真有意思，莫薇这孩子被洗脑还分人，对她妈仇视成那样，对她爸倒是亲近得很，那绑匪是真不想张兰河好过啊。」

探视结束，父女两个离开，莫北远远朝我们点头。

大井朝他挥手，在我耳边絮叨，说张母把绑匪寄的东西都送来了，主任打算给张兰河做脱敏，就从那些东西开始。

莫北牵着莫薇出警报门，今天探视的人多，出门要排队，警报器随着开门一直在响，父女两个等了一会儿，莫北似乎不舒服，从口袋里拿出吸入器，深深吸了一口，削瘦的身体也跟着颤抖，莫薇紧紧地牵住了他，莫北笑着抱起女儿，出去了。

大井说他连日跟着主任听录音做脱敏分级，听得脑壳疼，「绑匪那喘息真听得难受，要死过去一样，怎么跟哮喘似的。」

我一愣，拽住大井，「你说什么？」

「什么说什么？」

「你说绑匪录的喘息像什么？」

「像哮喘啊。」

一瞬间，过往的很多细节走马灯似的从我眼前刷过。

「那绑匪身体消瘦，年纪不大，可能是个高中生。」

「他兴奋时会发出那样的动静。」

「那绑匪这么多年一直跟着你？」

「对她妈仇视成这样，对她爸倒是亲近得很。」

「没事，老毛病了，哮喘。」

「最刺眼的光，其实和黑暗是一样的。」

我恍惚地朝张兰河的病房疾走而去，她坐在床头听她的随身听，看到我又笑得温温柔柔，我走上前，朝她伸手，「给我听一下你的随身听。」

张兰河没有动作，目光却有了防备。

我上前一步，扯掉了她的耳机，放到耳朵里，脑子嗡的一下，这随身听里根本没有什么家常话，只有喘息，是绵长得像要死过去般的哮喘一样的喘息。

莫北给张兰河录的随身听里，是绑匪的喘息声。

这就是哮喘。

我盯住张兰河，「那个绑匪，就是你丈夫莫北是吗？」

大井傻了，「你在说什么？」

张兰河清清淡淡的面容变得有些狰狞。

「所以真相是反的，其实是莫北绑架了莫薇，你赶去救莫薇时，发现丈夫是当年那位绑架犯，为了保护他，你甘愿替他顶罪，被洗脑的女儿指认，对吗？」

我困惑过，张兰河童年被绑架，那么深的阴影都没激出她基因里的精神分裂问题，长大后女儿的二次绑架却激出来了，说明这次绑架对她的打击远大于童年的那次，以经验程度来说不匹配。

现在我懂了，为什么这次绑架让她必须抽离意识变成疯子才能自我防御，用之后大井的评价：这事搁谁身上不疯？

张兰河的目光变得疯狂，她执意要保护的那个人被我揪出来了，她这一刻甚至对我是有杀意的。

良久，那股疯狂褪去，她的眼里只剩下疲惫，她拽回了随身听，仔细缓慢地绕好线，放回了枕头下，轻轻掖了掖，一副爱护的模样，然后回头静静地看着我。

看着她的目光，我有些哑然，「你一直都知道他是？」

08.

张兰河初遇莫北时，并不知道他是绑匪，莫北非常懂她，疼爱她，包容她的阴影，她信了世上真的有灵魂伴侣，莫北好像是专为她的阴影而生的，她甚至觉得，如果是为了与他相遇，变成怪物都是值得的。

婚后第五年，绑匪开始联系她，她非常慌张，唯恐被丈夫发现，她想过搬家，但当她收到那 23 张生日照片后，她知道躲到哪儿都没用，他从未离开过她，张兰河麻木地收着东西，提心吊胆地过日子，好几次险些被丈夫发现。

最快乐的 5 年过去了，她的日子又回到了阴间，在婚姻里活得像个小偷。

绑匪持续联系她的第三年，第一次给她寄来了录音，录音里是一段哮喘。

当年，那个年纪不大的绑匪，每当看到她尖叫痛苦都会哮喘发作，趴在地上喘得起不来，影子也缩成一团，一边喘一边笑，像个厉鬼。绑匪说那是他开心，他开心就会这样。

7 岁的张兰河不知道那是哮喘，不知道这个绑匪哥哥有病，事情过去多年，她早已辨不清绑匪的声音了，但同床共枕 8 年，丈夫的哮喘，是她再熟悉不过的，这录音里分明就是丈夫的声音。

她这才想起，每次看绑匪寄来的东西，丈夫都会刚好出现或者发现蛛丝马迹，看她欲盖弥彰地遮掩，她太慌张了，以至于没

有仔细看丈夫的表情，他那时或许在笑，在欣赏她的惊惶和痛苦。

张兰河怀疑过，寄来喘息是不是莫北故意给她线索，让她猜测真相，单纯的绑匪寄东西游戏，已经不能满足他想看到的她的痛苦程度，她快脱敏了，于是他升级了，他要张兰河疯。

张兰河太明白绑匪有多迷恋她的痛苦，她崩溃过后，没有戳破，如果这是他要的，她愿意表演痛苦给他看。

他们住在一个家里，心照不宣地玩绑匪和人质游戏，莫北不知道她知道了没有，她不知道莫北知道她知道了没有。

只要莫薇还在天真地笑，这个家就似乎和全家福里的笑容一样，他们真的拥有了全家福不是吗？他除了索取一点痛苦，毕竟没有真的打过她不是吗？

对于她的找补，我是一刻都不想再听了，「你以为他不打你，是出于爱。可他一边爱你，一边让你痛苦，于是连痛苦都变成了爱，你完全落进他的陷阱，他当年没有伤害你的身体，只是因为他觉得这具身体是属于他的，他日后会来取，完完整整地取。」

张兰河幽幽地道：「如果他努力这么多年，精心筹备这场陷阱，只为了候着我跳下去，我有什么理由不跳呢？这世上绝对找不出第二个比他对我更上心的人了。」

我哑住了，一时不知说什么，只觉得一阵悲从中来。

绑架就会有勒索，当年的莫北什么都不要，就放走了张兰河，可他们其实达成交易了。

18 岁的莫北绑架了 7 岁的张兰河，他勒索的是她的阳间生活，是她此后年岁里所有的痛苦和爱意，他把她拉下来跟他一起做了鬼，这场 16 年精心计划的勒索，他成功了。

而张兰河，至今，得了一场长达 26 年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。

那之后，莫北又觉得不够了，一旦张兰河痛苦麻木了，他就会升级。于是他绑架了莫薇，张兰河找过去，她终于「正式」和绑匪见面了，没有那一圈的打光灯，没有蒙住的眼，没有全家福的遮掩，他们面对面，谁也没躲在哪个身份的背后。

张兰河看着对她露出敌意的女儿，崩溃到了极点，问他为什么。难道他折磨自己一个人还不够吗？

莫北笑了，说：「你太老了。」

那之后，张兰河的意识就飞走了，他们交换了位置。

她再回过神时，发现自己在监狱里，她记不清是怎么过来的，也不想记清，当时的心情她无法言喻，甚至有一丝嫉妒，嫉妒被莫北绑架的可怜女儿，可她不该有这样的情绪，她必须疯了，就像当年被绑架后为了活下去，她必须爱上这个绑匪。

张兰河疯了。

莫北每半个月都带着莫薇来看她，欣赏自己亲手捏的痛苦作品，他每每带女儿来，每每鼓励女儿上前，让张兰河一遍遍经

历女儿的抗拒，反复撕开她的创口，他显然快乐极了，所以从不缺席，乐此不疲。

这个随身听，就像一个显示忠诚的项圈，他要她乖乖套着、听着，精神控制，同时也是一种威胁——不要乱说话，女儿在我手上。

主任开了紧急会议，一时不知道从哪个点抓起，是张兰河嫁给了童年的绑架犯，还是莫北绑架了女儿嫁祸给妻子，还是父亲教唆女儿指认母亲为绑架犯，还是绑架犯潜伏十六年娶了受害者。

关键是要不要报警，这涉及患者隐私，虽说保密协议有例外，涉及伤人或犯罪意图就得报警，但绑架事件已经过去，当事人张兰河拒绝报警，没人能替她做这个决定。

主任不想放弃，打算最后再劝张兰河一次。

09.

莫北又带着莫薇来探视了，主任把莫北叫走，商量张兰河的治疗方针，莫薇暂时交给我看着。

我把莫薇带去了脱敏室，没开灯，漆黑一片，让她坐在正中央等我，我出去，把门锁上了。

脱敏室里突然亮起一盏盏灯，非常刺眼，打向莫薇，莫薇开始慌张大哭，她没有被绑住，却端正地坐在椅子上，一步都不敢

挪，显然被训练得过分，她开始喊爸爸，抽噎着喊「爸爸放我出去，我听话讨厌妈妈了」。

没人回应，她开始崩溃地重复喊口号，仿佛喊得越大声，爸爸越可能把她放出去，「爸爸是在救我，因为妈妈要害我！爸爸是在救我，因为妈妈要害我！」

隔壁监控室里正坐着张兰河，看到这一切的她再度崩溃，冲进脱敏室抱住了孩子，孩子怕得对她拳打脚踢。

张兰河同意报警了，她终于意识到，这场畸形关系里，受伤最大的不只是她，还有莫薇，她可以毁了自己，但她不能毁了莫薇，不能让女儿变成这世上又一只走钢丝的鬼。

莫北被逮捕了，警方在他家搜出了一大箱子他偷拍的张兰河，从小到大的照片，包括那 23 张绑匪送给张兰河 30 岁的生日礼物，他又拿回去了，张兰河住院后，那 23 张生日照就放在他枕头底下。张兰河说她其实明白，他爱那些照片，爱那个把她拖下地狱的过程，远胜过爱她。

张兰河和莫薇开始一起在医院进行斯德哥尔摩情绪的心理干预。

之后，警方传来消息，说莫北是个孤儿，小时候被人贩子买走，卖给了一户生不出孩子的人家。后来，那家人有孩子了，想扔掉莫北，但不能明目张胆地弃养，就把他和狗一起关在阁楼里，到大一点关不住了才放出来。

又有另一个版本，说那户人家就是干人贩子勾当的，莫北被买来，当诱饵放出去抓其他孩子，张兰河是他自己偷偷拐来的，没打招呼，放走还被教训了。

版本还有很多，护士站一天一个样，从前编排张兰河笑起来奇怪阴森的那群人，现在用同样的话术编排莫北，「我早说过啊，那个男人，我第一眼看他就不像好人。张兰河惨啊，真惨，这么好一个姑娘，摊上屎了。」

- 完 -

□ 穆戈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